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五

流五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五

流五

消穰火德

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婁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大生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穰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告示宮觀穰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作犯夜收解鄆州據稱在外爲不肖犯夜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

香乃問何事惟信曰昨發心將一年解得牙
錢醮獻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
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
一軸入來求齋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
養其道士便允祇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至

流五

中半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
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信明知遭遇聖真
顯化降授香火兼得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
今年正月初七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
又見數年前賣畫軸遺下小龜道士入門惟

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祇稱貧道能攻曆數
筭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
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不拘屋
宇大小全門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
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火命男
子頭分卅髻身著緋衣手攜火把從正南方
繞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
衆備上件屋宇種種等物酬還姓萬之人方
可消穰貧道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
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後從市中要處禮祝

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
據牙人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
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札見數責
下衆戶候火過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
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
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駕燄起
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
陣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
真武座下不見小龜是時趁風雨化去鄆州
承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中書劄子爲司天

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主於寅
時燒除萬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古判鄆州開拆保
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
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百匹米十石麩十石
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并有萬明先
肯全家代燒尅時消穰亦給酒米例物急令
填造屋宇財物償還不得遲滯其有國家州
郡承此真武及南方火德尊星慈悲顯濟謹
就在京玉津園建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千二

百分位答謝

折應計都

至和三年八月初一日夜有黃氣出南方三
夜而沒據司天臺朝奉郎夏詢等劄子伏觀
黃氣現於正南屬吳國分野其氣一名天門

流五

三

黃道二名土央三名計都現於磨蝎宮天門
黃道主次年國有內憂應在陰宮一人以上
央為墳墓之象計都是九天禍宿非時汎宮
出現主一方軍民至冬後疾患人死四分猶
得此星於磨蝎宮躔犯亢宿又是解災福德

之曜伏望朝廷早賜謙禳時臣僚參詳事屬
未來合預防之謹就玉津園建內道場一月
應名山大川並遣降御香投放龍簡建道場
法醮各七晝夜仍頒行德音減除罪囚又於
大內熙聖殿別致黃籙道場四十九晝夜每
日聖駕躬幸禱祝計都星君及東方亢宿并
家堂真武福神保求休證道場日限將畢忽
日正午時驟起風陣汎湧黃沙籠罩目前空
中一金甲神人現於庭際稱臣是監西天門
葛將軍與北方真武同管陽間奏注善惡近

見南方天門黃道開現乃是計都星君當遊
九天七百二十年一大周宮到此遇本運爲
中方土央相衝作黃氣三日躔亢宿磨蝎方
退主陽間內憂從屬豬陰人國長而起不半
年間荆湖江浙福建廣南淮漢路人死四分
墳墓遍道可應其氣災雖未到奈帝德感驗
建醮投龍等事猶未全禳惟德音一行減放
囚獄承此種種功勳感動諸天蒙真武憑此
朝奏北極北極朝奏

玉皇特蒙勅命天皇親往校察計都星君已

為官家禳解定下二十九歲命屬豬陰人一
名新年正月初旬當死宜往正南方二十七
里外衝黃道日立墳墓當為內憂救南國諸
州四分軍民死亡為陛下折應計都之限至
時切不得發哀為此人命限已滿元注壽數

疏五

四

今受真武囑付特來代報官家知悉却返天
門至次年正月初三日貴妃張氏棄世貴妃
年二十九歲正月十九日亥時生命宮屬豬
候黃道利日於正南二十七里立墳墓自後
更無災憂緣此應驗並賴真武降靈保助天

下感其恩宥及西天門葛將軍等神降報宜
付有司賜在京諸宮觀各令建設羅天大醮
三晝夜報答聖恩

天降粟麥

河北兩路自真定諸州縣於建隆立軍後二
載皆旱稻粟麥豆顆粒不收軍民饑疫流移
轉死時磁州於七月初間據四門監守軍兵
互報今有商用車乘駝馬般販到席子粟麥
等名稱投官倉寄貨太守差官逐門接引其
客續承都監張靜等公狀備說四門有帝袋

二千粟麥並無主者看守居民盡言見西門
來者卸下席子塚疊了當各牽駕車馬向崇
明觀右門入去餘三處無人知其去蹤但見
席角上纏黃紙馬知磁州陳庸通判莫干之
等至西門崇明觀集道衆取問客人姓名道
衆對曰觀門荒弊即無車從入到本觀庸等
問曰此觀甚代建立多少殿宇據稱始自前
唐因天曹甘真君謫凡教化青提道士修學
之處後爲甘真君白日上昇青提亦化去方
賜爲觀內有

三清殿北極七元殿甘真君殿真武靈應殿
共四所殿除真武殿常積到下降日軍民施
利遂旋修營外餘皆摧損庸等差撥軍脚般
運席子寄著州倉四門粟麥共計一萬斛磁
州民間正乏賑濟不期有此斛物若從天降
未敢擅糶須奏朝廷中書門下受磁州申奏
又據本路真定等二十餘州申到亦有粟麥
到州與磁州無異却稱元從磁州販到今將
逐州數目攢合共計粟麥一十五萬餘石先
下諸州疾速賤價出糶仍勘會今來進到金

錢雲馬顯是世間燒獻真武下降紙馬分明
遂遣御藥齋香祝版前來磁州同知通判等
就崇明觀齋醮仍於內庭建報恩真武御容
殿及下河北轉運司將元糶到聖降粟麥價
錢重修一路州軍真武宮觀仍改崇明觀為
護國聖濟觀特賜真武殿為靈應并金字御
書所是內庭修建真武御容家堂亦贈北方
鎮國玄都殿額用表聖恩

田生萑茨

梓州梓潼山上清紫極觀是西晉葉華真人

修鍊遇太上老君來教淨樂國王太子金闕先生成道之處淨樂太子金闕先生者即真武是也觀內有北極紫微殿是葉華真人未上昇時親爲真武緣化建造皇祐元年梓州饑疫死傷十至七八忽有一村莊老兒推車

流五

六

賣蒸鳧茨居民競來收買喫者終日不饑往來貨賣經月餘人祇見從良苑門入復從舊路去吏部侍郎張昇爲梓州刺史差人潛地踏逐出入歸處據回報但見近梓潼山紫極觀前自然有黑霧遮接下見次日更不出來

却有人相傳從良苑門外紫極觀前計十五里路傍田地盡生萑茨應一州饑民無不掘喫救過六十來日已接新糧粟豆之類出市其田土萑茨頓絕苗顆張昇遂備香幣特詣紫極觀朝謁因入紫微殿右廂乃見青草狼籍接繞真武之堂乃令侍吏於臺座側取其草看盡是萑茨根苗再令人取却化爲紙灰飛散紙有初收得連苗兩顆遂用香合封盛備述因依赴京進奏准中書回降進到真武救民應化萑茨已奉聖旨賜入四聖觀宜下

梓州於街市要會處期集道衆建欄街天曹
大醮道場七晝夜普設大齋仍詣紫極觀真
武殿別修醮祭并賜殿牌以救化救民爲額

鄭箭滅龜

北京大名府天聖二年八月十四日黃河燥

流五

七

口壩塌頓破燥水打壞軍民卒難救塌時提
轄官通判華惇臣等前去相驗燥壩基址巖
穴下有一黑殼大龜兩目俱紅若或浮起其
浪湍急壩索衝斷遂具中留守司後因宰相
衛公韓琦守鎮北京隨行有指使鄭圭巡轄

因到燥口其龜復出爲患鄭圭往看委是水
怪情知容易除滅圭備朝服弓箭焚香禱告
天曹一箭果中其龜仰落巖下波浪不起兵
夫修塔完備至天聖三年正月三日鄭圭風
涎候起卒死於解宇經兩日還魂往見留守
衛公云圭被鬼使二人前來云閻羅王急喚
鄭圭不合射殺黃河燥口五百年龜精今負
冤來訴急要證對及檢文籍鄭圭壽祿未盡
又令二鬼押去過一山下見立一皂旗隊仗
紛紜圭問此是何處鬼卒曰是下界風吒囉

山常有天真到此校量三界事務圭遙望隊
仗間見石上坐者乃是陽間供養真武圭趨
進唱喏真武降言汝陽間人安得到此鬼使
具述事因真武云韋閻羅行事躁急不詳真
偽其龜是西蕃夢雲城苑州土地昔被先朝
師父陳忠元破苑州城隍驅牒其神蒙天符
遣往鄧都爲黃河第四燥砂水土地屬北蕃
卓州因在彼則別無供養遂化爲妖龜隨水
而上至大宋界北京黃河第七燥翻壩塍損
壞軍民計一萬來口天道不容合爲鄭圭一

箭射死况地府未憑天文制勅施行令符吏
懷吾足前小龜同鄭圭及二鬼卒返見韋閻
羅若鬼妖亂有抵對即令符吏放出小龜仍
告於地府其鄭圭壽祿未終兼圭主人宰相
衛公韓琦乃是紫府真人見判北京他日實
登慮爲不便言訖圭拜辭即隨符吏鬼使至
陰府果見鐵籠罩其大龜左肋帶一箭呻吟
銜冤二鬼使具言真武教旨是時閻王既聞
即下殿仰空頂戴遂急令檢到制勅指實虛
牽情罪合加所犯墮於江海爲推潮運砂四

足無名水獸無形餓鬼其妖龜猶作人言要
與鄭圭執對符吏於懷中取出小龜放金色
光一道置於妖龜之前妖龜被光芒爍射為
一塊更不轉動被聖龜挾散於虛空中化為
微塵鄭圭因此還魂韓衛公為避紫府真人
之號以致兵馬鈐轄王琮通判華惇臣等同
狀保奏續降朝旨下北京於黃河燥口置立
護國真武殿建醮立碑仍與鄭圭陞轉一資
及賜衛公韓琦寶登堂額仍許隨行所至名

館

裴劍驅虎

汾州橫山嘉祐年中忽有一虎早暮當路傷人纔聞官司及獵戶打捕則變爲五七隻遞相抵拒况是河東入京要路爲害及大因三水知縣楊宗道挈家赴任道出橫山被咬去

流五

九

一女申州及提轉司牒差地分巡檢等與人防護添立賞錢召人獵捕時有雲遊道士姓裴狀稱能斷此虎本州依申裴道士去稱七日又來稱此虎非是真獸乃漢時趙國諸侯張毅一家七口負楚兵殺戮於此山採樵人

見之不認乃將七副死尸收聚一處埋在橫
山神廟後深僻處不曾有人踏踐因此遂成
精靈又因天赦日承得瑤池玉液甘露入腹
致變化爲猛虎要食人血肉欲邀使旆出城
看斷此妖虎時知州李庠運副邵唐提刑孫
康應抽帶兵甲前往橫山坡嶺道士獨自深
入忽天色昏暮風煙四起鬚鬣於雲端露現
裴道士披髮執劍叫云李庠等不得驚恐已
驅出妖虎七隻庠等即時頂拜知是真武曾
於唐則天時降應裴侍郎家誕生留此姓氏

其妖虎七隻如被繩縛俱蟠伏於地哮吼數聲而死空中復有七人拜躍告報諸官毅等乃漢朝張毅家屬遭楚兵殺戮久爲精獸多傷人畜合當破除今蒙真武將毅等從前爲虎傷人性命之罪求天赦解之留此七虎身皮賞謝諸官毅等已承天恩牒去東嶽判注生道及裴道士亦於雲中隱化指揮獵戶開剥虎皮納官汾州同提轉司具奏朝廷准中書指揮宜就橫山特建真武祠堂選道士三人焚修州司月給錢米要鎮伏此地令香火

不絕仍立碑記

當殿試法

唐則天時殿前提點使南安軍觀察使賀全龍訓幼童五百習狐女邪法稱是北方七元神衆下降爲全龍驅使累於殿前用法喝起

流五

十

妖童乘雲下雨雹放狂風則天信寵之朝臣多被全龍妄奏失寵祿者甚衆時西蕃侵叛趙弘爲首纔軍陣相抵見彼雲生空中頓發火電或見龍虎群醜異狀趕逐兵馬中外奏請賀全龍用天元家童正法可用即付印授

全龍帥兵二千至境與趙弘一陣折天兵二千行法家童五百並皆傷中手足不完賀全龍回程面奏則天請罪蒙賜免過續有告急趙弘兵漸犯界則天憂慮深切忽門下侍郎裴濤奏曰臣有男仲方十六歲自三歲出言成章於九歲夜遇天神教授弓馬臣將一家賤累甘保本男將五百步兵前去勦戮妖寇趙弘遂審問仲方正賜太常寺祝仍借授光祿丞統兵前去仲方直指趙弘陣所祇用劍光褻定妖兵數千獲趙弘於馬下仲方並不

殺戮引帶回國奏曰趙弘妖術今被臣略施
小法已擒本人見到則天退左右謂仲方曰
顯卿身是北極真武寄凡顯聖也未審殿前
賀全龍受七元正法所用如何仲方曰賀全
龍訓家童習玄網狐女妖法用呪語使家童
各於脚底以生硃寫其邪文遂至超騰雲漢
傾降雨雹其法猶不如趙弘爲朝廷寵信以
致諫諍臣僚無辜貶逐若不禁遏浸成大逆
臣願與全龍赴殿階各進一法少釋陛下疑
惑之意尋賜賀全龍同裴仲方當殿試法其

全龍乃驅妖童五百勇進馳騁兩班文武莫
不觀鑒然後仲方用淨水一噴其妖童五百
於空中歛跡皆播入仲方隨身劍鞘內全龍
無所措手於殿前叫云告留全龍殘喘則天
急起焚香語仲方曰念全龍是國母之親幸
免殺戮仲方遂放賀全龍一命其五百妖童
於劍鞘中發真火焚為灰燼仲方奏告所有
前後黜責臣僚仍舊復官特賜仲方神應將
軍所收趙弘等仲方亦奏請放還西域

聚廳禁妖

太平興國四年武安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
石光嗣移鎮洪州因聞本地性好邪法妖術
雖曾禁約終不能絕切知俠道山祖聖觀有
持法戒潔之士請到羅浮洞法師凌居邈來
問因知洪衡潭鼎鄂一帶供養者盡是南神
分差官真搜捉到習左道邪術馬用成等一
百十六人當廳聚官取問據馬用成執覆本
非齊學左道因爲江南荆湖地水接連蠻貊
常被七十二候傷魂神殺行熱疫令人作事
淹滯不利惟信左道法術施刀刃油火金剛

法事驅鎮稍愈石光嗣令逐人齋出行術刀
棒油鐺火燉等物並行毀納責狀踈放至當
年七月洪州果有傷魂爲禍居民皆患狂熱
食瓦屑磁石之類或緣懸屋梁或上掛林木
或赴水入溝口稱穢言光嗣召法師凌居邈
普施符水救治患人盡皆較損又慮後來狂
患再作乃鏤板印真武靈應聖號牌子一萬
餘道俵散與人供養遇每月下降日誦真武
妙經積有歲月竟絕其災從此去邪歸正石
光嗣申奏洪州自南唐以前雖有宮觀而真

武殿宇香火至今未有三司禮部詳定合下
洪州於天慶觀舊來真武殿去處專委守臣
如法蓋造仍賜御書殿牌以護國感應為額
石光嗣後往俠道山謁法師凌居邈受持真
武法式遂求致政歸趙州治幽居簡塵崇奉
真聖香火壽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

妖惑柴邈

眉州防禦使柴邈有弟柴邈年三十一歲為
右侍禁婚娶潞王宅觀察女夫婦不睦別置
寢房其柴邈忽得患疔羸醫卜皆云邪氣入

心纔見妻入房供應湯藥便生憎怨偶一夜
兄遜潛往看覷聞邈房內似有婦人笑語之
聲遂令家人守候天明入邈房開帳看俱無
形影情知弟邈顯被妖孽迷惑再三詢問然
後云二年前到聖水觀爲見西廊有梁昭王

流五

十三

堂殿壁上畫執笛神女一人容格媚態曾用
手摸其面手笑謂同行人口待尋求恁地一
人爲偏室此亦作戲何期此夜來謂邈曰你
與我手眼來去爲定因茲契合一處至今每
夜二更初來五更初去見有此人欄帶上香

囊一箇表照將出驗認委是異物親屬收之
繼來聖水觀梁昭王堂尋見其壁委有執笛
彩女容貌絕色襴抹一角彩畫消落尋將上
件香囊鞵依縫脉相合柴遜具析情由從登
聞鼓院經由中書得達聖聰奉聖旨送開封
府施行蒙府司行牒下聖水觀令燒與本觀
土地驅遣其祟爲患如故再行請到都道錄
錢君平用法造符籙文牒并金錢雲馬同龍
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包拯親至聖水觀禱告
真武將符牒望北燒之當夜柴遜房中不聞

有人語笑聲經半月其聖水觀每二更時人
聞西角如牢獄行杖拷囚有婦人聲叫徹響
于外忽夜於柴邈門首大哭而喚柴邈言被
爾誤我一身因真武受詞搜捉我去勘問送
京都土地經半月凌拷喫盡無限痛楚今蒙
真武慈悲免我鐵杖之罪押往陰山爲無辜
女鬼三百劫限滿却還陽間神中受生今來
報爾知委柴邈從此平復府尹包拯具述面
奉聖旨宣柴邈引見據奏臣願受差遣積蓄
俸料普設羅天大醮上酬真宰除依奏外賜

玉津園內修建法醮普設大齋答謝真武護
國救民之恩

魅纏安仁

復州觀察使孫漸有男安仁年十七賜三班
借職授鳳州龍門鎮監稅兼巡檢到任半年

流五

十四

形神昏耗語言顛錯公務乖踈致被州府差
官替罷尋醫歸家其患不退父漸夜聞安仁
房內婦人言笑不已方知是妖怪魅惑明早
敦逼詢問不免說出安仁被鳳州龍門鎮侯
家山土地湘花女相纏每至三更時即來直

候日出時化爲塵影潛藏父漸聞此面奏御
前奉宣差翰林書禁全科師巫行持法事凡
經半月不能驅除再入奏進還其科遂至宰
執公卿奏議孫漸家庭不曾供養鎮宅神祇
却有他州山邪爲禍當發心速往道觀中求
懇真武救護孫漸依稟聖旨親自寫疏詣四
聖觀許願虔懇仍借真武聖幘歸家供養將
滿七日一夜更初祇聞安仁房內雙聲動泣
至曉安仁如大醉方蘇言語全不顛錯安仁
稱自赴龍門任巡轄馬鋪夜宿侯家山驛是

夜三更不覺臥牀前燈火再明帳前見一美女冠衣異俗斂袂低聲云奴非鬼怪不須驚怕與安仁是宿緣合注定於此相候奴是湘浦龍君之女因爲思凡蒙東嶽降謫爲管山土地人皆呼爲湘花神女有半仙之分從此

流五

十五

相慕豈忍相拆今來爲君父母請到真武降宅有無限天丁力士日遊神道隨從公宅搜檢奴若遭檢錄必受鐵杖驅斷永罰爲下鬼不能得處塵寰從此棄別歸侯家山臨行灑淚就髻取下碌玉小梳一隻令安仁藏於髮

髻候奴再會欲此照證尋令取看委非凡物
乃齋玉梳呈奏賜入內庫神器局收掌又奏
願就于四聖觀設羅天大醮并設大齋報恩
宰執等謂孫漸曰當時未信今乃果應委知
供養真武之家靈應不可思議

陸傳招証

朝奉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差充廣東提刑裴
宗元因經韶州花蘭山得患如痞疾夜無停
睡言語失次將理醫藥莫測其疾有一官員
云向聞提刑到花蘭山來竊知此處並是屈

死冤魂滯魄結聚於此山鐵風洞五道判官
拘管在彼不少却有城下事神人獨孤立能
持法調治不免喚至獨孤立纔入提刑司第
二重門便云見一着綠衫官人抱屈啣冤守
索提刑性命衆官道是甚神道見此情由獨
孤立又云竊念立本是儒生昨遇真武真君
憫立寒賤心慕道緣不虧孝義化爲賣藥道
人爲立用藥點眼兼得文字一紙却是驅禁
之術從此用藥救人無不靈驗獨孤立前設
香案以時花淨水妙香供養真武結下壇戒

用黃羅一丈二尺以生硃書篆上清符籙望
北呪勅焚香隨紙燒化劄下劔器上掛五方
符吏六丁直壇法帶四十九事地輪四十九
椀燈檢校司判官筆硯等呪誦楊枝淨水啓
請真武降靈叱遣直符齋持表信昇天通報

流五

十六

持法既了囑付提刑宅眷如遇真武降臨不
得驚恐至第三日忽遇聖降從裏面撮出妮
子來真武案前附語云是棣州司法陸傳因
為裴宗元是本州通判緣與先父少卿有隙
却將傳報讎計會祇應弟子裝誣於國忌日

行藥有濫擗傳下獄非理鞠勘令招承違逆
罪犯凌逼負屈身死傳為本壽未滿合牒花
蘭山鐵風洞收管無由冤訴何期裴宗元來
遊此山遇傳冤魂遂纏繞至今祇緣裴宗元
祿壽方盛未獲便害其命今值真武福神降
宅搜追邪疾憫傳枉亡更不遣去鐵風洞就
此用法水洗滌冤魂仰承真武授記令陸傳
面東朝禮

本師金闕玄元帝師太上老君畢再託陰於
富貴之家為男兒身亦服官職仍遣符吏齋

持符命前去花蘭山鐵風洞計會所屬勾鑿
枉死鬼名自後更無執對所附妮子即覺裴
宗元當即平復將家中金銀錢物就廣州天
慶觀修懺罪謝恩醮七晝夜并齋官觀道士
及謝獨孤立保明申奏朝廷續降聖旨獨孤
流五
立可賜本州助教裴宗元從此修奉香火終
身不替

王虎中計

朝請大夫兵部郎中知潞州充兵馬都總管
錢延年劄子伏為潞州通判職方郎中姚孜

不時在假或時發狂若與人交爭鼻口出血
日夜不睡至平復審問又自不知但云如被
執縛於林野之間有人理會性命事三年醫
者皆調理不退後因轉運使陳寃說及東京
五嶽觀道士宋之才用符法呪水治之宋之
才見充右街道錄入內備宣召難以擅請不
免具錄姚孜事由申奏朝廷蒙宣借宋之才
法師到潞州姚孜宅遂令宅內設香案先燒
符牒遣功曹符吏齋入天門報覆真武願賜
威光下赴祈禱之處然後將帶到真武幘像

鋪設淨水法物供養正值五月五日焚香守
備真武降臨令一書吏用紙筆伺候附口寫
錄約是酉時見姚孜披髮從卧房大叫一聲
奔走出來香案下跪膝通傳云本舒州桐城
縣主簿王虎慶曆初年姚孜爲太湖令因受
差同往大雲倉般量上供米麥姚孜却受專
監金銀計囑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十石時
王虎不知祇隨情於赤曆日同簽押申本州
并轉運司訖後來姚孜先知事發從太湖差
人來送書并人事黑漆琴光鐵橐六隻遂問

來人索書却稱渡江遭浪損壞及將信物看
驗委是水浸浪迹其書浸壞不任開覽來人
告覆且留下橐子客急回太湖別換書來請
領回文虎不知是計從此留下自後不見換
書人到幕被壽州勘院准勅前來追攝入獄

流五

十八

鞫勘與姚孜等對認同情受過大雲倉般量
專監金銀遂往王虎家取到姚孜人事橐子
六隻洗刷辨認一隻是金五隻是銀王虎在
獄方知陰中姚孜之計無由分辨因而氣塞
衝心不明身死被姚孜推逃亡王虎承當却

全出姚孜罪犯陽間祇謂王虎身亡照證無
憑奈爲東嶽陰府祿壽簿上不注王虎枉死
不當收管祇在塵劫無由解脫三年前於潞
州夾岸遇見冤家姚孜相纏至今須要同往
東嶽執對幸遇真武今日下降已荷授記爲
虎解脫冤魂得與姚孜相離蒙給賜照證文
字往陰府注生從今更無讎執姚孜良久甦
醒延年等具奏朝廷姚孜遂罷官歸湖州捨
錢二千貫入舒州靈仙觀添蓋真武閣

陳妻附魂

淳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頭供奉官閻門
祗候秦中立受差秦鳳路提點軍器秦中立
一生侍奉真武不違寅夕香火中立既受差
遣將綉彩畫真武幘軸隨身到京兆府參見
判府陳儼言有子景仁見年二十四歲曾婚

流五

十九

張氏方一年張氏染瘵疾死景仁傳染其患
時似顛狂或喜或悲自歌自語有時聞得與
其妻往來房內鬼哭神言敲打驚響遍求醫
禁略無效驗中立曰今且歸驛當爲齋心明
晨來看中立夜就館驛焚香掛隨身真武供

養先具誠懇奏知次日天明中立遂親手擎
幘步趨入府堂將真武幘像就陳景仁房室
前淨設供養令陳儼合家虔誠捻香祈禱然
後中立手攜香爐入房看覩問景仁年幾生
月受病時日因依錄奏狀一通當日於真武
前用符吏紙馬燒奏至第四日中立在館舍
內夜至四更聞人叩門云念奴是京城故侍
郎張昇孫女因嫁陳景仁爲妻未滿一年染
却勞氣沉頓著牀被醫人將作血隔調理誤
投湯藥枉壞性命因此孤魂不收遊颺塵中

日夜銜冤忽因景仁前三月間出城遊獵得
與附託魂魄在身免在荒野遭界分土地驅
逐今閣使帶真武入宅對定景仁房供養奴
被聖威逼逐無處潛藏蒙真武慈德差使丁
神搜奴魂魄面見尊神憫奴冤枉賜以楊枝
淨水洗滌身魂仍得授記解釋冤債更不歷
轉陰司今得託生鼎來羅宗傳太尉家依前
爲女身特來報謝而去中立逐一記錄往見
陳儼其陳景仁遂已痊復如故陳儼表奏事
因甘退三資本職并男景仁覃恩誥勅保明

舉轉秦中立出官除授東上閣門使雄州防禦使及男景仁本授太廟室長並不追降陳儼施財五千貫蓋造上清紫極宮真武立身功德殿奏請勅額續奉聖旨特賜通靈普慈之殿為額

王氏懷鬼

流五

二十

舒州金部員外郎王堯年有女年三十一歲肚懷鬼胎二年求醫皆莫能治不惟父母憂慮其女常自疑惑欲往後園自縊空中聞人叫云不得亂棄性命是汝五百年宿債何不

去告宅神女子回顧又無一人遂歸家說與
母所謂宅神者本家祇有真武別無聖像乃
請靈仙觀法師陳居巽就家堂結持壇戒遣
發符使特詣天曹懇求聖降願為王氏消除
宿業免其胎腹合家虔誠守候法師報應時
十月二十一日午時忽有椀口大小紅光暈
遍散屋外盤旋壇前遂降附王氏而言前生
曾與藥婆貨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
寄胎遭其所毒又復沉墜卒無出期此罪當
永劫罰為恒沙毒蛇汝緣有此一世人身又

遇負殺冤家在於腹中飲食血肉脹塞心胸
欲害其命因後園取死之際遇吾隊仗今有
香火感吾下降吾當爲汝永除此冤更無執
對於今夜二更一點就汝卧牀前地點輪燈
七七四十九椀替代一身用名香淨水紙馬

供養至四更盡就彼呼女子小字年月日時
連替代金紙燒與前生冤魂其胎不過月日
自然消散居巽禮謝紅光漸散乃知真武回
馭堯年燒奏了畢立下疏契候女子胎患消
散願將此宅并後園捨爲真武降聖行宮其

女果應月日平安於外有人傳播王金部女
子遇真武救濟其身必貴堯年見授襄州通
判遷改新宅纔辦承舒州太守謝方平為次
畧景祥議親遂納禮成結堯年面將宅并園
興蓋殿宇計會舒州及監司等處保奏朝廷
頒賜名額准中書劄子取問王堯年所捨園
宅為宮一力難圓又奉聖旨國為添造
三清寶殿并北極七元殿仍賜降真慈救觀
為額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五



